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副刊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每逢遇到什麼大災難，不同人性就自然浮現出來。人性，有正面，有負面，冷血負面的，畢竟只佔到無可再少的少數，千夫所指的廢物，別提了，不想污染電腦打字鍵盤，我們不如索性好好欣賞人性光輝的正面人物。

適時閃亮的人性

無名英雄人物，同時也看到不少堅忍不拔的人物，記得多次內地地震過後，北京也好了，四川也好，家園破毀的農民村民，大家已為他們感到哀傷了，可是很多接受電視訪問的遇難者，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哭天啼地，總是一臉平靜，從容笑着訴說屋毀了，田沒有了，牛羊死了，溫純善良的臉上，大不表示事已如此，只好如此，無可奈何而已，只有一絲半絲愁容，可以想見，他們鐵骨裡如何充滿鬥志，也是抗起任何風霜的勇士，相對之下，在香港，遇有半點不如意事，便不斷抱怨的人，兩者就相差太遠了。

PA的境況

孫浩浩

繼上回報導開演員之後，這次倒過來變成演員開導(PA)。張智霖日前在微博上發了一段留言：「我熱烈懇求《衝上雲霄》的PA同事們，你們另謀高就吧！聽說演戲乃是娛樂事業，但事實上卻需要極認真去對待，亂七八糟的通告，狗屁不通的安排，這樣不單對演員不尊重，壓根就是對電視工業的摧殘，更是对觀眾的蔑視！香港電視劇的沒落靠你們了！」

據聞這次事件是由於張智霖要拍一場外景，工作人員需提前五點去打燈，但PA同事卻弄錯了，出了五點的通告給他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能夠叫一向脾氣好的Chai Man這樣發火，相信類似事件已發生過不止一次。

這次事件明顯是PA犯錯，然而PA為何會犯上這樣嚴重的錯誤，首先得了解一下PA的工作。PA的工作繁重又瑣碎，其中一項就是排random通告給各演員。每天單是廠景就要拍十多場戲，PA要聯絡每一場戲有份演出的所有演員，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夾不到時間，這場戲就無法進行。但要度期的演員往往不止一兩個，有的要登台，有的要拍廣告，有的要做訪問，不是早走，就是遲到，有的甚至要請假。單是一天的通告，可以想像PA們要打到多少個電話才排得成。

十多場戲所排的先後次序也大有學問。所有演員都希望可以一口氣拍齊自己的戲份，然後收工離開，可是順得哥情失得意，有時要演員等一兩場戲是在所難免的，但並不是所有演員都會體諒，一句「不高興，PA手足又要捱罵。不知要經過多少晚通宵，PA才能排出幾日的通告來，但只要突然接到一個來電，有演員臨時又要度期，所有通告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自問不是很懂藝術，但是旅遊外地參觀美術館，對我來說卻是一種享受，主要原因為是沒有人逼人的感覺，可以悠閒地參觀，看到喜愛的畫作，愛在畫前駐足多久就多久。

庭園就是一幅畫

規劃山陰之旅，足見美術館是第一個放在行程表上的景點，因為要親身親眼賞那「庭園就是一幅畫」的藝術意涵。

又得重新再排一次。而有經驗的PA都知道某些演員從來不肯開早工，也不能大換勞，否則即使發了通告，演員會自動開廠，也要弄一張醫生紙紙非難事，只要請一天病假，PA之前幾晚通宵換來的都變成白費。

PA絕對是一個受氣位，簡單一句吃力不討好，實在不足以形容其辛酸苦況。基本上，人人都可以開PA，演員可以開PA，資歷深一點的其他職員都有權開PA。PA是一項需要O及O都很高的工作，需要懂得執事，適量圓滑的處事手腕，而入職所需的學歷要求更是大學畢業，可是這跟其薪酬並不成正比，初入行的PA人工只有約一萬元。經歷挖角潮之後，台前幕後的人工才稍為了適量的調整。不過試想想，如果你有大學資格，人工又醒目懂得執事，你會願意捱一份只有微薄薪金，但又要捱更抵夜兼受氣的工作嗎？

報道另外指出，Chai Man與法拉在中環拍外景，當中PA因忘記法拉是否要手袋連戲，Chai Man再次顯得很氣憤。曾經見過好些前輩演員，都會自己記下每一場戲的連戲服。PA不是萬能的，演員也應該盡自己的一份責任，不能事事都依賴PA。

拔牙掛號記

北京的醫院掛號方式改革試點效果如何？不久前體驗一番，頗有感觸。一天，有位親人一顆牙齒鬆動無法正常吃飯，想快些拔掉這顆無用的壞牙。第二天他就去家附近一家知名牙科醫院掛號，被告知掛號排定。因他有看護老人的重任在身，我便自告奮勇改日去幫他掛號。

多患者都是提前一個多月就在網上、電話裡掛了預約號。可惜，對於那些不會操作預約號的老人以及拔牙、急性炎症這樣的夠不上急診的北京患者，還是要到現場掛號來拚命爭取所剩不多的號源。



看病掛號排長龍。 網上圖片

隨想國

那一天忽發奇想，找找我聽聽，不過是第一首都找，而聽聽，是每個朝代的連續劇裡，我腦海中一點印象都沒有。宋代呢？我想到的是我書中兩套不同時候拍攝的劇集《水滸傳》，論好看，自然是新的拍得夠吸引，但論主題曲，當然要推《好漢歌》動聽了。

朝代

元朝的代表，首推《成吉思汗》。明代的代表，首推《大明皇朝》。清朝的劇集，記憶最深的是改編自二月河小說的《雍正皇朝》。於是我一找出這些主題曲，傾聽一遍，讓心情沉浸在歷史的煙塵裡。

唐國強與馬加

曾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工作的會長，也就是外交部轄下的一個群眾性的組織。在北京見到了一位好朋友，到了青海西寧，當然又要見見另一位老朋友：詩人吉狄馬加。

獨家風景

上次去雲南旅行，從南部的西雙版納回到昆明，卻在臨走前的幾個鐘頭，曹鵬博士突然致電給我，說他剛認識了一位民間書法家，虛齡一百歲，不但眼明耳清，手腳靈活，而且創作不絕，問我可有興趣見見。我於是有了幸拜會了百歲老人袁思賢。果然人如其書法，老人樂呵呵地接待了幾位後生，知道我們來自香港，還特別熱情地拉着我的手，因為他抗戰從緬甸回國時曾途經香港，逗留過一段時間，其第三個兒子更是香港人(現已跟兒孫移居溫哥華)，所以，他不但寫了多幅跟香港有關的書法，更為此親自講寫了一首詞。

103歲書法家

原來，這位老人還可以彈琴自娛，也可不戴老花眼鏡刻鋼。我雖不懂書法神韻，卻眼睜睜看他手腳利落地即席揮毫，寫出來的字不但筆力千鈞，造型也子人舒服和美感，我於是即時訪問了他。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 曾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工作的會長，也就是外交部轄下的一個群眾性的組織。在北京見到了一位好朋友，到了青海西寧，當然又要見見另一位老朋友：詩人吉狄馬加。

百家廊 陳曉鳳

留下深刻印象。(再遊雲南之二)